

三三八〇番

農商務省
圖書
第一號
共冊

大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〇三
一三三
二〇三
冊函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〇三
二〇三
二九〇
冊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3
冊數	20 (13)
函號	279 68

0 1 2 3 4 5 6 7 8 9 cm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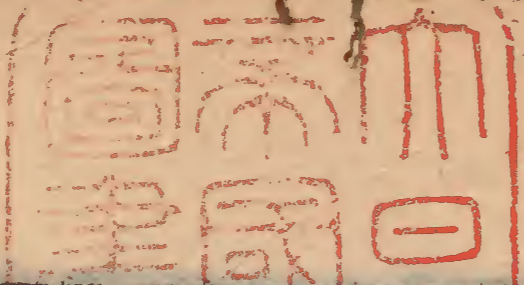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明治十二年錄

後漢書六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曰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衆事曰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總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曰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至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其隧延遂今入墓道也左傳注左傳云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已薦蕃
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且祭不欲數已其易
黷故也黷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
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
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
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
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
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又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
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
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
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

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已
長請屬之路乎曰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
士民亦畏其高將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往也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
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
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
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
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
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
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已非義授邑左右已無功傳賞授
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
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

劉攽曰一宋文會
作今

陛下從是而止 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
女數千食肉衣 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昔量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

呂文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呂傾宮嫁而天下化紀曰

紉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代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林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脅呂齊廢為嫡楚女廢居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呂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

呂禁止姦違官呂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

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呂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

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以寫尚書也

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

人但賜爵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地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

講武殺禽助祭呂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

逸遊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擊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

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

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

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

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

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呂止其心誠惡逸

遊之害人也祭公謀父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

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

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誣坐免歸墳之徵為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

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施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

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已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

理膺等請加原有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

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

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

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

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輪作左校蕃

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

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

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春秋於魯小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左校一作右校

惡必書公羊傳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郚譏其與魯約也宜先自整勅後曰及人

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

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曰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

繼承天位言順命以義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

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怠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

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誠五人與黃同時誅事見黃傳也天啟

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

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

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恨惜說文曰惜惜意忿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

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

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

幸宜犯贖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

辱公主而文帝從白請之光武加已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

見之為儆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人不做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

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問家史迫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盡

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詔見董宣傳未聞一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

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數奏其

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

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已死陳帝得奏愈怒

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

已中詔謫卻長吏已下多至抵罪猶已著名臣不敢加害墳字文

理高唐人高唐縣為今博州縣也璿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

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已黨事下獄考實悉因

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由此

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

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

死心社稷已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

下之口韓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已為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

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吏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

宏認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

令龍臥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

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已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

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今陛下臨

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

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

讓人之口以喻笙簧也

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言

違聖法進退不可言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

于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又青

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

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

也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

魯哀公政亂絕無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恨恨猶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

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與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

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永康元年帝崩寶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

呂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曰蕃為

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

朝蕃曰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

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

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靈帝即位寶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曰勸善表儀曰厲俗無德

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言納尚

狀命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譽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閭丘邱曰夫士亦

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

侯印綬即就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

盜呂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

侯上亦有和

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紃之行竊慕君子不己其

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

至子已斯亡注云壽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

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成之在得注云得負也竇太后不許蕃復

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

言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

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

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曰夕在太后側

嬖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誚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

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

有謀蕃自已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剛羣凶

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貴貴道

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

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嬖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言論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逆者中傷也

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

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

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

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

納朝廷聞之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

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

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

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近近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

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

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柱
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
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音士也蹋蹋音士也蕃曰死老
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徒其家屬於比景
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畱朱震時為銓令銓屬沛郡聞
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
梏震授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
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
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曰譴超超詣獄謝三
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偕俗而驅馳嶮
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

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違避也愍夫世士已離俗為高而人前

莫相恤也已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已仁心為已任雖道遠

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一遇也

懔懔乎伊望之業矣懔懔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已攜持民心

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

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驛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

驚馬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會橫放恣為一

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詣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

太守劉瓊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

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已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

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

路佛曰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曰司徒高弟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曰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巨事中允中傷明年遂傳下獄傳中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曰它罪被捕司徒楊賜曰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乃遣客謝之曰君曰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曰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天將軍何進大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

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已不責於人也

是曰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為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

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眾以順為

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曰特選受命

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曰奉

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

誠曰允宜蒙三槐之聽曰招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

旨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

解釋是時宦者橫暴躓趾觸死雅音五懈反此音七懈反前善曰原涉好殺雖趾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

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雷間轉側猶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

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

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

招平作昭

拔一作挾

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已從既
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
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
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
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
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曰討袁術為名
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
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
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大
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
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

前謀

說文曰齊雨止也郭璞曰南陽呼雨止曰霽

瑞曰自歲末已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

執法

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

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

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

應會卓人

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

帝時疾愈故人賀也

允初議赦卓部曲

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

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自安之道也呂布又欲呂卓財物

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言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

多自誇伐

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

稜威稜也音力登反

初懼董卓

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曰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

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

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曰皇甫義真為將軍

就領其衆因使留陝已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曰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已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已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已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已國家爲念初允已回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已我二人在外故

喪作葬

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管喪戩字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大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已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

祕器贈呂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已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已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國論曰士雖已正立亦已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赦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懸解之懸解懸解喻安也而終不已猜忤爲覺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天網人謀雖緝幽運緝合也易下繫曰入未當謀也言善設謀雖合而冥運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

言觀殄瘁曷非云亡

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心傾節

謂矯性屈意於董卓

子師圖難晦

殊卓爲工殺殺爲拙也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嗜猶

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維人主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

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曰聖人導人理

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

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植

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片言違正則所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臺猶奪也音直紙反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及古則

拘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痛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斯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北之也

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

書平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珠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

及戰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莊烏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魯魯矣解草衣

謂范雎蔡士之飾巧馳辯曰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節辯作謀以鈞利於秦也賈誼過秦曰驕而景從也

及漢祖杖劍武夫執典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

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門豪為稱首輕死重氣怨惠必

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

也侯者自武帝已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

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

藝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如道真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

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方郭欽蔣詡雖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

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達萌履光周黨尚長之屬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

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

執政倖直之風於斯行矣倖恨也音邪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狂故直必

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若范儉之

徒清心思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蠶吾侯受學於甘陵

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

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

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暉音質一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勢不畏法網功博學隆學

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節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

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

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各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扶

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自公卿已

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

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捉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初成巨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

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其為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

百餘人或有人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

書霍詣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

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

之流遂共相標榜帝望也標榜猶和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也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

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

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已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岑晁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

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張肅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

為八厨蕃姓也音皮厨者言能已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

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
圖危社稷呂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出
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官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
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
之魁墀除地於中為壇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言露並名故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
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
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
中睚音百五懈反廣雅曰睚眦也眦音才賜反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
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

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
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功小功光和二年前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
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
黨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
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
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
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于篇
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
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

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子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次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曰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曰為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曰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為太尉漢官儀曰修字伯游父益

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元高唯曰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

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

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壽轉蜀郡太守曰母老乞不之官承

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其憚懼謂轉為桓校尉鮮卑數犯

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新川郡南陽樊陵求為門

徒膺謝不受陵後曰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

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

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

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

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

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教化朝廷輒能理劇轉為桓校尉

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
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巨歸潤軒膺表欲按其罪元羣
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
同心志糾罰姦倖緄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
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呂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
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歸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
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于西南面大宰于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
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
得其所于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相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于方在此守封
疆謹境界不侵鄰國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
使皆赴湯蹈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
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歸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木可謀也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客
臣四出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
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
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
以照千里豈持十二乘哉魏下慙不擇而去

捨當作起

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
邪臣肆之巨法肆陳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今
膺等投身彌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
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
記功忘失是已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
按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命命歸緄前討荆蠻均
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嚴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嚴狁今
夷有功故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
以此之不侮鯨鯨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
作解君子已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乞原

他一作死

膺等曰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
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
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
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
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天子者執之于天子禮云公族有罪雖曰
之制者也罪在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天子決辭也禮云公族有罪雖曰
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輔傳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
臣到官已積一句私懼曰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
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
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
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
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隳膺獨持風裁巨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蔡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

之屬莫能上江湖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

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

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看

也解見歌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

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靈紀也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

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

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以朝廷為汗穢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

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巨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

庭不聞善誘步帖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雖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今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知巨直道不容於時况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

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謂天子鼎

臣即陳蕃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巨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

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不謂夷之初且明而亦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

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且手以磨熟故喻之也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

小人同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

險投已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雖匱人望內合私願賈之想甚欣

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任其飛沈與時抑

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

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曰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

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

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楊于亂行於曲必魏絳戮其僕管侯怒謂羊舌赤曰合

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

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

子師之豈可已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

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

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

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靜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

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

即召署郡職遂造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

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言絕人事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

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

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蠲寂寔而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

禮記曰好同近乎
智力行近乎仁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
昱慙服待之彌厚
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

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
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
而各行相次故時

人亦稱李杜焉
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
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

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

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曰君年

可入小學而但傲根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

呈限日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

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

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

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

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
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

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

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

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

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
男氣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

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巨疾辭乞骸骨

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

曰諤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大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
三讓解見和帝紀

延陵高揖華夏仰風
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十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萊其室而耕乃舍之吾子懷遠氏之可

卷體甯子之如愚
遠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

妙玄通冲而不盈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茂三光之明未暇已

天下為事何其劬與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子州支伯曰靈帝初陳蕃

輔政曰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

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少為縣吏兄為鄉

人所殺朗自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

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

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猶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

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

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

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

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兒懂容後竇武等誅朗曰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

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北門猶並門也由是為豪姓所

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曰聲名為中官所憚遂

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

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已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

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

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練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

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

中密呼靜曰吾已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已庇性

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已禍見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其址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

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

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臨山縣南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

長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曰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

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

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

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

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已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

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

已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

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

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

投版棄官而去版旁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曰公禮

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復為

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獻古人所疾若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項者舉謠

人尚書責滂所劾狼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

暴深為民害豈曰汙簡札哉問曰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

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忠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

王道曰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視時方艱知意不

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

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其明顯薦

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

侍唐衡已頌請資資用為吏滂曰非其人復而不召資遷怒捶書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推當作但

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巨利刃齒腐朽義首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巨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巨為范黨後牢修誣言鈎黨鈎引滂坐書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巨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巨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不推忠國而其造部黨自相褻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巨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論去也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巨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

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也向而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也

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傳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

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已罪累君又

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已供養仲博

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

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既密

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

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

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前書班固曰班拔汗塗跨騰風也蘊義生風已鼓動流俗周易

曰鼓以動之激素行已恥威權立廉尚已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

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

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

尹勲字伯元河南華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

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巳地執尚人州郡連辟察孝

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

軍梁冀勲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

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少項城縣也明經講授已禮讓化鄉里鄉

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中常侍具爰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

劾奏河間相曹鼎熹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

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

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

已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

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

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曰故

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

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

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

奏罷黜之不納已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

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

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

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

父成江夏

太守儉初舉茂才已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

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

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退絕章表並不得

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

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

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

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

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遷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

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

明廷前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

欽

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已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已十

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

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

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已百

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

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

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

持其頭來趙王乃罷齊齊急見虞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問信陵初疑遂白

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

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當漢王封改漢購布千金敢舍匿罪二族布隨濮陽周氏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臣欲從侯

言於高帝帝乃赦之并郎中後為河東守也

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

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益

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曰區區一宰而欲獨堙江河

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

區區以一音聲江河而及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其不知量也

空睚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艾豫為南郡太守已貪叨誅死

方睚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已有道見徵賓客滿門已

睚非良家子不肯見睚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

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睚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

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睚高名請為功曹又已張牧

為中賊曹吏瑨委心睚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

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已賂遺中官已此並得

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橫睚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睚竟

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

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睚與牧遁逃亡匿齊

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

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

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

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巨無驗見原卒于

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襄成侯臣

秦前書孔霸字次歸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受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襄成侯范論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

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巨師喪

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

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

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

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

康既常疾闒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

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滅死罪一等

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

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

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

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巨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

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示嘗謂儒口訥心辯有

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遷

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

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并議郎會竇武事下獄

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

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

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

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

發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

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而縛自首數年間

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

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

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

諂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

也先是岑暉曰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望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曰要君致釁自遺

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曰黨

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

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顯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顯雖後進

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

報而篤病將終顯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顯感其義為復讐曰頭酸

其墓醢祭辭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顯已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

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

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詩大雅曰予曰有晉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是時黨走子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論德宜譽曰奔走也

事起天下多難其難顯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戶者為求援救曰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顯曰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曰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曰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冢傍贊曰渭巨涇濁玉曰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也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善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蘭猶無並銷長相傾猶臭草也左傳曰薰以香目燒膏以明自銷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韓彭死有老父入哭其哀曰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西川七鳳圖
氏周爾爾

後漢書六十七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

母欲使給事縣廷延止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筭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音制乃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曰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與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具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將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過雨中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帽音曰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時乃故折巾一角

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帽音曰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時乃故折巾一角

曰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

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右

至孝稱謝承書曰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嚴論類也論語孔

無道危行言遊嚴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之之士多被其害

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曰于數建寧元年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關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

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

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同志者乃廿六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五尺為碑銘多矣皆有軼心德唯郭有道無

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奉之所名人口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

陳國則親魏德公入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曰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且挹叔度之器汪

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口而果然太曰是

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

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謂諸路為設酒肴

已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左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

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

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

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遠瑗

況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慎勿恚恨責躬而

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以益使為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靈乘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踞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

與其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日供其

母自日草蔬與客同飯也草籬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

卒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

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士節林宗見而拔

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己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

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自坐下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憲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林

宗乃訓之義方懼日禍敢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勅後日烈

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為

勇宋琰報仇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慙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窮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

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曰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而人惑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進不加其往淑聞之改過

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曰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曰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曰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曰此廢於時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母其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曰輕侮曹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曰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曰仕進顯季道當曰經術通

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

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

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召八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

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官于元定襄周康子

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曰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

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並州郡名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曰其動靜可視而沈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也則哲之鑒惟帝所辨帝謂堯也書曰知天則哲惟帝為難而林

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

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

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後遊大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宅

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衷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衷古臍母袖字如重者奔踊而出也

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引介於李

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焉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

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驕名遠近聲價已定後辭不就去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遺門生且暮問疾即吏公府掾屬雜其門不得見也三公

所辟召者輒引詢訪之隨所臧否引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引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

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

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引罪廢

棄融益引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

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阜孔佃等三人音佃

曹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蓋卓爲主簿孔佃爲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曠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口免之因辭病

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

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槨之中野唯妻子可引行志但

卽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穎川張元祖志行上也來存融中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麻車

牛命融以給祭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

仕並引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與音預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

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賜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爲侍中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

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

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引單

車歸家劭常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

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命品藻為題目邵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曰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並知名並有人倫藏石之時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巨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

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及孫策

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

平輿淵有一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又至明也呂氏春秋曰

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忠臣不恤諫爭之患巨暢萬端之事是巨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盛熙

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

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巨來未聞善

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孫孫壽寇榮鄧萬代見相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

陛下兢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

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轍之

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即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陷閭樂弒胡亥於望

夷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

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

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

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

見理出時謂即時也巨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巨成

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劉祐

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

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

下委任近習專樹饗餐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巨次貶黜案罪糾

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

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

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則

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

因巨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

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

亦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

之賢者儵稱解濟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武

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鄂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曰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駕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許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衆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爲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今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

中官

蕃曰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已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曰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婕妤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已此故宜悉誅廢已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曰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已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已所親小黃門山水

代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廕音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待御史祝璿雜考廕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已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曰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其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築信閉諸禁門築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築專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曰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水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廕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複音福使鄭廕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

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曰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殿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與等合明且悉軍闕下與武對陣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與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并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河後年燒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并者法也時中常侍管朝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項言羣賢眾多也中有并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言姦惡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巳今年尚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

騰少師事武獨殞斂行喪坐已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
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
已死騰已為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
劉表聞而辟焉已為從事使還竇姓已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
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死飛矢曰
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
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徑至喪所已頭擊樞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
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兆者騰字
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已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
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已
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
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已此顯名黨錮解
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

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人也封玄鄉侯太史奏
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厭之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於靈

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

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

等起已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已鎮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已功封慎侯慎縣屬汝

四年榮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

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臯拜苗為車

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已為京師當有大兵兩

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

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王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

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視其將如父母聞其聲而
怒聞其音而喜為之奈何可曰威厭四方進已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

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
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
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
介馬據音也擐音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
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
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曰
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曰爲元帥督司隸校尉曰下雖大
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
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
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卽戎事曰稽行期初何
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

威儀不可爲人主

前書曰
佻輕也

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

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

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

迎而曰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
也音在覽反因稱

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

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

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

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
后居長樂宮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

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曰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
司徒司

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
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

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

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

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曰碩
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
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
不從碩計而曰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
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曰其言語漏泄
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
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
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
后父也詩
大雅曰唯申及
甫唯周之翰
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
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
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
與紹定籌策而曰其計曰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
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

共對事乎

楚詞曰楚楚解明貌
也詩曰衣裳楚楚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曰為

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
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曰太后為其章蔽又言大
將軍專殺左右擅權曰弱社稷太后疑曰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
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
而內不能斷故事又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
傑使並引兵向京城曰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
鹿無虞易屯卦六二爻辭也虞象山澤之
官卽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
曰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曰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
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
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曰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劉
持大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

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大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

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

嘉各因以名官也

皆曰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其從南陽來

俱曰貧賤依省內曰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

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曰

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

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

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曰守省

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

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

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

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念也今當遠離

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

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

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曰下選三署郎入守宦

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歛音許物反

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

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

曰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

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幼少王美人何后幼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

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大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曰下忠清者

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曰故
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
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曰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
闈閉袁術與匡共斫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
九龍門及東西宮欲曰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
燒宮攻尚書閣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
走北宮複音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
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
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
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
吏能為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

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
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
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曰攻省內張讓段珪等
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公卿
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
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
乃奉迎天子還宮曰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
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
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闕豎身死功頽為世所悲豈智不足
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
公所已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廢商久矣

後漢書卷之九

公卿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僭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已令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西川氏圖章

後漢書六十九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後漢書七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眾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畧

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

輔政徵用各士曰公業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二十六人遷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

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疆

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已大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慾必危朝

廷明公已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

卓已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

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

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璜共說卓已袁紹為勃

海太守曰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怒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辭吏對曰說猶非謂無用曰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光武自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又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孔清談論嘯枯次生枯者噓之使生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二也山東之士素之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號其頭不知其子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人盡捕入河慶忌吳于餘子也射之

矢滿把不能中聊馬追之不能及 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良平之謀可任 曰偏

師責曰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

怙亦恃也將各基時時止也曰觀成敗不肯同心其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

諸郡頗習兵事自項曰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

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曰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

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渾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

西羌傳而明公擁之曰爲爪牙譬驅虎兇曰卦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

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曰膠固之

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執猶曰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曰亂

攻理者亡曰邪攻正者亡曰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

宦豎忠義克立曰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

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邠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

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盛也卒敗滎陽前曹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

川王賢齊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

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巨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悅巨

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

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眾乃與何顓荀攸共

誅殺卓事洩顓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巨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

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豎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

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

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膺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也巨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

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相

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則博古而達人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之明焉則融與

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了坐中巨告

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

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

刊章下州郡巨名捕儉刊也謂削去古人姓名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

遇抵歸也融家傳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謂曰

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也後事泄國相巨下密

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襄融送獄二人未不知所坐融曰保納舍

藏者融也當坐之襄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

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

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襄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

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

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

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

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遺劔

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

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

因而禮之可已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

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二日

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曰忤卓

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

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

張饒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

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

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彭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

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

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

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為賊管亥

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

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餽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臆懼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成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也

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者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

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從碑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

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豫可劫得手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

日磾曰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寧輯東夏

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為首附下

周上前書曰附下姦臣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鞏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讎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政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讎請諸使反魯衛之侵請諸使耕者東西其政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而去之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

王室大臣豈得已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

秋魯叔孫得臣卒曰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

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

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

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左傳

楚申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吏端刑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

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又矣而欲

繩之曰古刑投之曰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紂斫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曰紂斫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而視之夫九牧

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君也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

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

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

簡易已節奔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高唐以拔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

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

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輪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

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奉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刺楚人以焉大

信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已則

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

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

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龐涓曰為五萬龐涓曰為二

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鼓發涓夜至斫木下見

白書乃積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

冤如巷伯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才如史遷李

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

是太甲之思庸尚書

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眉之初筵衛武公飲酒

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魏尚之

止載號載奴不知其為惡也

後漢七十

六

守邊

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也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

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

郊祀天地擬斥乘輿

斥指也

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

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

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體謂國家之大體也

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

身為聖躬國為神器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陛級縣遠祿位限絕

賈誼曰人上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

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

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

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曰杜塞邪萌

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

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致恐傷其器况乎貴臣之近主乎

是曰齊兵次楚唯責包茅

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裏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

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

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峭漸之執異也爾雅曰羊北曰洋易曰天險不可升

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

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筐也書曰厥篚玄纁幾組

招呼元惡曰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

亡道為天下通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泉府數澤也

郤鼎在廟章孰甚焉

曰若人者昭德塞違以昭昭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却鼎在廟彰孰甚焉郤鼎國所作也

桑落瓦解其執可見

臣愚曰

為宜隱郊祀之事曰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

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曰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

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曰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

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

四帝是也

梁懷王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

未聞前朝修

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跋扈收其上大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跋扈而易百仞之高哉

左傳取郤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滅哀伯諫矣其黃而鼎

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曰為諸在冲亂聖慈哀悼

禮同成人加已號諡者宜稱上恩種音尺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

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初曹操攻

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

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迎上蔡令魏畧曰甄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融乃

與操書稱武王伐紂已賜周公姐音丁未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曰今度之想當然

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

不貢楛矣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慎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

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

武遂窮尼也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禪宗和神定人以酒為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

三三作失
百變

非豕肩鍾酒無以膏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厄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

其靈皇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典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酬飲一斛無以決其

法故鄴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餽糟歎醜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正行仁讓而亡今令不絕仁

義燕會以讓失耻覆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又學夏商亦以既見操雄詐

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

畿之制千里寰內不巳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其所

論建漸廣益憚之然已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思正議慮鯁

大業山陽郝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廣浦江表傳曰獻帝嘗

慮衆勞曰融昔幸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助融相長承望風旨已微法奏免

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曰益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

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為朕史記曰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若居林以待賊西破家為

國若要離焚妻子以殉矣李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敵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史記

異物鳳皇來儀

范唯一餐之德必故鼂錯念國遭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

債賍耻之怨必報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新錯也屈平悼楚受請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闞大夫

索與錯不相善益乃進說請斬昭王使張儀譎許懷王令絕齊

交又誘請會武關不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彭寵傾亂起自朱浮

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

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中糾與桓公

為小介介猶帶芥也公法離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

中夜而起撫音舞撫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

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論古者鴻豫亦稱文舉奇

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

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已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

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

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狼惠書教

也狼曲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山陽曲陽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

美欲已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

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父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

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驛厥執而戮之眾

成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四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

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地於罪矣况無彼人之功而蒙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闞屈

原也寧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闞智非鼂也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已

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

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誠無所至也晉侯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弓為不如此命召行人于員行人于朱曰朱也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弓為不如此命召行人于員行人于朱曰朱也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弓為不如此命召行人于員行人于朱曰朱也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弓為不如此命召行人于員行人于朱曰朱也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弓為不如此命召行人于員行人于朱曰朱也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弓為不如此命召行人于員行人于朱曰朱也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弓為不如此命召行人于員行人于朱曰朱也

當御三公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固可同何以黜朱於朝擬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君暴虐日于員導二國之言無私于常易之姦以重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正吾至之所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然而力爭也

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今信出勝下榆次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不知貶毀之於

已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室蚊虻之暫過未以為害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謂子而如吾面乎或矜執老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欲巨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

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或矜執老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欲巨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

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而高如鑪鑪故名鑪字或作鑪至於屈穀巨瓠堅

而無竅當巨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

它者奉遵嚴放不敢失墜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肯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割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特仰人而售亦無益人國亦擊瓠之類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

不輕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

知同其愛訓誨發論語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

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

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

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職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

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

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

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

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已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枉狀奏融曰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

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齊釐也

後漢七

後漢七

後漢七

後漢七

後漢七

後漢七

後漢七

後漢七

天下者何必邪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又

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帽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

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

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瓠中說文曰瓠缶也字書曰瓠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

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

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棗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

歲男年九歲已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

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

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

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

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

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峇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當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

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

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

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

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曰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

言得罪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是曰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

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山立朝有紆盜齊之望紆音舒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

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

高志直情其足曰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

存後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傳漢位也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

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國委屈可已每其

身後謂曹不受禪也

生哉國即利字音五九反前音義曰利謂利團無稜角也每會也懷懷焉皜皜焉其

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懷懷言動烈如秋霜也皜皜言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穎川穎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

山縣父緄為濟南相本反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

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

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彧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也四面天下有變

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已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鄉人多懷土

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

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界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

待彧曰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計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

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

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呂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

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縣名

陰郡今濮州縣也任呂留事會張邈陳宮呂兖州反操典各宮字公臺東郡人

名之士皆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譎許曰呂

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

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

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

欲見之今君為十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

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

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

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德程昱說范東阿范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

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

德一作使

德一作使

德一作使

德一作使

德一作使

德一作使

郡今濟州縣也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

三城謂魏苑東阿也

呂待操焉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

高祖距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

光武據河內皆

深根固本呂制天下進可呂勝敵退足呂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

濟大業將軍本呂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

曹操初從東郡守鄆信等迎領兖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

平定山東也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

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孰麥約食穡穀

呂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

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

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

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其

為表裏堅壁清野呂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

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呂權一時之說

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宛

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

許眾多呂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自功恣睢

恣睢肆恣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曰殺不辜暴戾恣睢

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左傳卜偃言於晉曰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于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濕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子服從也

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

天下歸心

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

自天

子蒙塵

蒙冒也左傳滅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將軍首唱義兵徒呂山東擾亂未遑遠

赴雖御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

今鸞駕旋軫

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

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心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

奉主上呂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呂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呂致

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

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呂或為

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進

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公祖素開微名與語大悅謂或曰公達非常人及鍾繇郭嘉

魏志嘉字奉孝穎川人也戲志才等書士也大祖其器之早卒太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問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陳羣杜襲襲字子緒穎川人荀彧薦襲太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皆

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輔次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韋康為涼

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袁紹既

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紹與

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騫發放橫父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

力不敵曰謀於或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

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曰攻許操

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

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審配逢紀

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

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

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

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袁紹

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梁陽下引河東南流與紹連戰雖勝而軍

糧方盡與或議欲還許曰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或報曰今穀食

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曰為先

退則執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相持不決後羽請鴻公曰十分居一

之眾言與紹眾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而守也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

年矣搃音厄搃謂捉持之也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

乃堅壁持之遂曰奇兵破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

年操曰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曰計問

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
紹收離糾散糾合乘虛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
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曰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
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
宇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侵必謂巨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
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
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
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陛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
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眾寡糧單圖欲
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一便遠恢進討之畧恢大起發臣心革
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也音遂摧撲大寇濟危巨安紹既

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

移臣議故得反旆冀上左傳南帳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旆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

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巨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眾怯

沮巨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捷勝也若南征劉表委棄兗

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河河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河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

二策巨亡為存巨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

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

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古人尚帷幄之謀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鬪

帷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二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

其功侔等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或

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臣況

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據不專功欲分之於或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

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將為聖人達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

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於節於是增封于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呂正司或欲正除也

策或曰今華夏巨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巨掩

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琰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

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龍

義兵巨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巨德不

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

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遺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

一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首為將軍并燕首曰臣系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輒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

所曰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

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

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

俱進宣示國命威懷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巨為

重書奏帝從之遂巨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

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開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或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

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

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不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皆封以早太祖太祖陰

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

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用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

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

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書請軍飲饗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讌樂

請問太祖知或欲言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祖曰謂祭祖神之日因為讌樂也風俗通曰其公氏之子曰修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論曰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騰沸天下之命倒縣矣趙岐注孟子曰倒縣猶困苦也荀

君乃越河冀間關巨從曹氏問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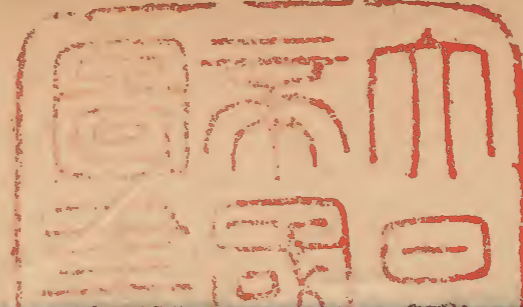
君乃越河冀間關巨從曹氏問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

君乃越河冀間關巨從曹氏問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

君乃越河冀間關巨從曹氏問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

君乃越河冀間關巨從曹氏問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

君乃越河冀間關巨從曹氏問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



畧曰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曰就遠正之謀乎言或本心誠仁為已不肯讓也

任期紓民於倉卒也紓緩也及阻董昭之議曰致非命豈數也夫世

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曰為中賢曰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

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曰衛賜之賢一說而

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

斃夫差故于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越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

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遲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齊也方時運

之屯遘易曰屯如遭如遘行連反非雄才無曰濟其溺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謂

之義也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曰成仁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謂說辭揮金僚朋揮散北海天逸

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

其道無所歸謀謀之高欲誰佐也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Blank columns for writing.

